

■岁月凝香

门前两棵树

■邢俊霞

搬进新家，从原来的四楼住到了现在的一楼，终于过上了门前有树的日子。

新家门前两棵树，当然，这两棵枇杷树和鲁迅先生门前的两棵枣树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先生家的枣树被他象征着与黑恶势力抗争的进步力量。而我家门前的枇杷树则单纯的很，只是被用来装饰小区风景的。

受白居易的影响，曾经以为枇杷树只有山上才有，有他的《山枇杷》为证：“深山老去惜年华，况对东溪野枇杷。火树风来翻绛焰，琼枝日出晒红纱。回看桃李都无色，映得芙蓉不是花。争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人家。”所以我想当然的认为，枇杷树只种在山里，花是红色的，且艳丽无比，看过山枇杷再看桃花李花只觉苍白无色，芙蓉花也不再美丽。

近十年来，小城陆陆续续开发沙澧河两岸，打造沿河风景长廊，枇杷树也点缀其中，偶尔入眼，相比于周围枝枝蔓蔓千姿百态的风景，枇杷树并没有给我特别明显的感觉，对它的生存习性也完全不知。

我家门前有了枇杷树，感觉就不一样了。在它的目送中，我每天上班、下班，进进出出都会与它对视，渐渐融入它的生命，它也彻底颠覆了我对枇杷树的认知。原来它不只种在深山，不只生于南方，在四季分明的北方小城亦会昂然而立，充盈着一派勃勃生机。

春华秋实，是自然界万物生长的规律。但枇杷树很有个性，从不随波逐流。它初冬开花，果子初夏成熟。搬入新家的那年初冬，某天，和往常一样，我习惯性地来到树前，隐隐约约看到树上有浅色的小花，我很好奇，伸出手想要摸一下，似触非触之际，不由得心生怜爱，仿佛不经意的轻轻一碰，花朵便会羞答答从我的

指尖溜走似的。我慌忙缩回手，实在不忍把尚未绽放的枇杷花蕾甜蜜的心事摇醒。

当最后一朵小花还在枝头绽放的时候，一些急性子的枇杷果已在葱茏的树上露出了小脑袋，窥探着这个世界。它们不冷吗？风寒还在料峭，冰雪还未融化，即使身穿羽绒大衣，我仍然感到寒意存身，而它们还小，是它们生命中的少年吧？难道它们的青春年华就要在这漫漫冬日度过？我真担心，担心它们不能度过这个风刀霜剑的季节。

然而，枇杷果并不担心，面对外面的风云变幻，它很坦然，很坚强。刺骨的寒风瑟瑟，它不躲、不藏，娇傲的小脸不卑不亢，仍然鲜活。寒风好像和它较上了劲，一阵紧似一阵，阵阵似刀如剑，我在屋里坐卧不安，它们怎么样了？待我全副装备穿戴整齐来到树下，发现地上没有一粒吹落的果实。是啊，心若安静，风也无奈。它们变换着身姿，袅袅娜娜在随风摇曳，这该是它们生命中最华丽的舞蹈吧？雪也来凑个热闹，片片雪花飘飘洒洒漫天飞舞，如盖的枇杷树冠白茫茫一片，银装素裹，可是，那又怎么样？宁愿寒风穿身过，不愿枝头抱香残。枇杷果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酝酿着自己的一腔浪漫情怀，它在等待，等待冬去春来之时，尽情舒展枝桠，绽放自己的美丽。

谁说草木无情？伫立树下，一粒粒枇杷果，仿佛在对我说说自己多舛的命运，思虑良久，感悟颇多。我觉得它就是我的人生导师，它在以自己的成长经历给我以启迪——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无论怎样，都要顺境不骄，逆境不躁，在自己的一方天地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这该是多么的用心良苦。

听从枇杷树的指引，放下心灵的羁绊，轻装上阵，我知道，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在远方等我……

■读书笔记

洒脱人生

■张海燕

最近读了林清玄的散文精选《人间有味是清欢》，优美的语言，深刻的哲理，出世的勤奋，入世的洒脱，让我折服。

林清玄家庭十分贫困，但他从小的愿望是当一名作家，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他规定自己每天写五百个字，不管刮风下雨、心情好坏；到了中学，每天写一千字的文章；到了大学，每天写两千字的文章；大学毕业以后每天写三千字的文章，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他每天还写三千字的文章。这期间他在餐馆当过服务员，做过码头工人，摆过地摊，还在洗衣店烫过衣服，甚至还杀过猪。杀完猪回到家，洗完手，就继续写作。从17岁开始发表文章，到如今，他一共写了170多本书，摆起来比他的身高还高。

他在30多岁的时候，震惊于无意看到的一句话：到了30岁的时候，要用全部的时间用来觉悟，如果到了30岁还没有用来觉悟，就会一步步走向死亡。他辞掉所有的工作，到山上闭关，去清修和思考，走进佛教的世界，三年后，觉得自己有了很多领悟后才下山。于是便有了《人间有味是清欢》。

什么是清欢？

公元1084年，当苏东坡写下这首《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末句的“人间有味是清欢”充满了苏东坡的人生况味。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林清玄用他的人生况味给我们诠释了 他的清欢：清是清静、清幽、清浅，欢是欢喜、欢乐、欢愉。清欢是减法，是舍弃了世俗的追逐

■流金岁月

■李瑞君

又是一季麦熟时。

看着麦田里的小麦由青变黄，看着大型收割机流水般地向南，我就知道，麦收的时节，一天天临近了；小麦熟了，该麦忙了。放眼一望无际的麦田，思绪随着起伏的麦浪隐约浮现，小时候司空见惯的、紧张繁忙的麦收情景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记得每年麦收前几天，都会刮起干热风，太阳毒辣辣地照着，热风一股股地吹着。走在外面，身体里的水分被一层一层地蒸发，皮肤被吹晒得又热又干，感觉就像晒得滚烫的尘土里一条干渴将死的泥鳅。干热风一吹，麦子熟得就快了。在布谷鸟一声接一声的催促中，家家户户都忙开了，购买麦收农具成了农人生活的主题。麦收前的最后一个集市，市面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摆放的是清一色的农具：大扫

把、耙子、木杈、筛子、草帽、簸箕、镰刀……无所不有。有经验的农人经过精挑细选，讨价还价，都买到了自己顺手如意的农具，乐呵呵地扛回家了。回到家，就开始整理农具，把扫把用铁丝再箍一箍，省得正用的时候散了架；给草帽用布条加一个边，可以多戴几年；给镰刀开刃，直磨得刀刀发白发亮，再用拇指肚轻轻刮一刮刀刃儿，感觉一下是不是很锋利。

一切准备就绪，一夜南风起，小麦齐刷刷地黄了。没人相约，家家户户全出动，大人孩子齐上阵，麦忙三天！麦忙三天！时间不等人，麦收时节，要的就是快节奏，和时间赛跑，和天气赛跑，三天内把麦子从地里转出来才会放心，不然，麦子熟过了头，麦粒掉在地里，神仙也没办法。如果遭遇雨天，熟透的麦子运不出来，眼睁睁地看着一年的

小麦熟了

血汗在雨水里泡着，着急得眼里都要喷出火了。所以，三夏大忙时节，每一块麦田里，男女劳力争先恐后弯腰抢收，一个个抡开胳膊，磨得发亮的镰刀一个弧形划过就放倒一大片。偌大的田野里，只见一顶顶草帽在晃动，一个个弓状的身影在起伏，一片片整齐的麦陇在缩短……白花花的太阳好像还嫌农人的速度慢，一个劲儿地把燥热洒向麦田，干风吹热浪，麦子里的水分蒸发得更快了，挥镰的速度也更快了。抢收！抢收！一刻也不敢耽搁，汗水顺着头发、脖子淌下来，滴在刚放倒的麦铺上，渗到崭新的麦茬里。累了，直直身，用手背捶捶腰；渴了，对着水壶嘴“咕咚咕咚”灌上一气。向前望望离地头还有多远，回过头看看放倒了多少麦子，便又一头扎进了麦陇里……

中午了，离家近的回家吃饭了，离家远的就在地里等着家人

■诗风词韵

夏天（外一首）

许多诗词，落地开花

像一个在火焰里洗了又洗的名字

此刻

此刻，适合关闭所有的耳朵
仰望星空
这浩瀚的天宇，不知道
怀藏着多少更深露重的奥秘
包括我和你在镜子里的
肉身和投影

星星散落在草尖上做梦
又被蝴蝶和流萤轻轻拍醒
许多事物开始在月色里筑巢
在月色里复活，衰老
时间
才是这世间最好的草药
医治尘世里的疼痛和暗疾
但要就着风
雷电和云朵的柴薪
在露水和雨滴相亲相爱的锅里
慢慢熬

我是一粒麦子

一日日，细嫩亮白
一日日，弱不禁风

我是一粒麦子
在人生的磨盘里
从灌浆、小满到成熟走向餐桌

任生活的化妆师将我涂脂敷粉
我还是我，一粒麦子的本真

我是一粒麦子
自从被移植到了城市
乡村，便成了我回不去的家园

浅夏微微五月香

顶托出大朵的白花，层层叠叠浮在空中，似云。

我在云端，俯瞰五月的果实，青涩而饱满的小果实，小心翼翼地藏在校头，周身裹着一层素白的绒毛，在阳光下散着星芒。风过，它们轻轻摇晃，无声，耳际分明有丁零零的清脆。我能闻到果实青涩的气息，那是一种青春独有的味道。那时候刚入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这样说过：“此刻的你们正是一枚枚青涩的果实，四年的大学生活，会让你们成为一枚枚成熟的浆果，甘甜而芬芳。”后来毕业，校园里原本青涩的枇杷，在树冠顶端，变成一枚枚橙色的小太阳。

我在一块绿田前停下来，如如果不是询问了田间的大爷，我还真不敢确定那些绿油油的小苗是

稻秧。我的脚踩过松软的泥土，新育的秧苗像地毯上的软毛，被五月的风立起，只是比那软毛多了些生气。它们一畦畦，翠色，很清新，在阳光下洋溢着生命最初的光泽，是五月写在田间的一首翠绿的小诗。它们的周身被水灌着，是行走在水上的一艘方形小舟，是浮在黄土上的一块矩形青梦。

秧田的另一端，是一条平缓的河流，河流弯弯曲曲，有柳的妩媚，或许因此才得名柳树。水流像是被五月的暖风吹困了，就怡然自得的待着，不慌也不忙，暂时忘却“奔流到江海”的梦。水浅的地方，鼓起几方青黄的小洲，像平静的水面兀自开出几朵花儿来，似苔非苔，许是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水草，偶有蜻蜓立上头，倏忽间就不见了，直到水面

突然出现几朵细微的涟漪，才又捕到它的身影。

我喜欢这样的河流，尤其在五月，我常常伫立桥头，看朝暮里，温婉的波幔透出岁月的悠远；或者，在艳阳里，跳跃的阳光在水面洒下一片银色，溅起时光的翩然。总是一待就是半晌，鼻翼间弥散着比春暖花开稍淡一丝的香甜，许是丰收在即，闻之，让人心旌荡漾。

小时候，我常常梦想能待在木槿花的花蕊里，做一个快乐的小公主，或者裁花瓣为裳，做一件全世界最好看的裙子。而此时此刻，如果可以，我愿意待在岸边，携一缕浅夏的芬芳，凝一脂雨沐分明的清梦，随风嗅尽五月的香洩，在繁密的青叶间，寻一处安稳，以云为食，以露为酒，在浅夏五月酣醉。

■心灵随笔

■安小悠

小时候，我家院子的门口，栽着一棵木槿树，一到五月，木槿花便陆续开放，远远就闻到它浓郁的花香，只要木槿花开，便是夏天了。于是我对夏天最初的记忆便始于木槿花开，一阵风来，花香弥漫，或者说，我的五月是香的。

上个周末，我骑着单车，顺着一缕阳光的暖润思绪，嗅着一朵木槿花的轻盈雅淡，寻找着五月在季节里的清香。我越过宁静的小院，看见粉紫色的苜蓿花吹开了小喇叭，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丝五月的讯息。茉莉花把五月的心事挂在翠绿的枝头，用暗香浮动五月素洁的衣襟。玉兰是浮在树上的白莲，花瓣皎洁如月。我闻不见石榴花的花香，但它点亮一个个小火把，燃起五月的热情。

我的单车驶过田野，田野送我一阵风吹麦浪的清香，在层层金色的麦浪间，小路颠簸，浮沉间似舟前行。遍地的艾草，收割后整齐地放在道路两边，在阳光里散发出一种微微的草药香。蒲公英褪去紫色的霓裳，换成轻盈的白装，微风吹过，它们乘着小伞四海八荒飞起来。耳际不时传来隐匿在绿叶深处的布谷鸟清脆的啼鸣。

除了鸟叫，我骑着单车从密不透风的白杨荫里穿过时，白杨“哗啦啦”地唱歌，似奏响浅夏五月的序曲。被收割完毕的蒜地里，裸露出沙黄的地表，每一颗大蒜待过的坑洞，成了季节的疤痕，但鼻子里依旧满是蒜香，淡淡的，是一种带着烟火味儿的清香，极好闻，让人忍不住多吸几口。旁边的老韭菜成了精，在头

些绳子绑着麻烦，没多少时间便偷偷剪去了。奶奶做的香囊也自然没有街边卖的五彩六色、机巧可爱的好看，后来奶奶便少做了。

中原地区，长期传统文化的积淀，虽然与屈原投江的秭归相隔甚远，但是节日风俗未必有所逊色。每年端午，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楼下的早餐店铺，几乎通宵达旦，炸出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糖糕，这种小吃不知道都哪些地方有，我是爱吃甜食的。糖糕自然是幼时的最爱，白砂糖做的馅料经过油炸，爱嘴的孩儿既怕烫又忍不住尝。端午早起，按说要去河边洗脸祈求平安，可对于甚少能早起的我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的事情。起床后路边买了糖糕，到奶奶家，奶奶早已准备好了

■儿女情长

■董志强

端午时节，独居南宁，辗转奔波，只为寻找售卖甜粽的店铺。这几乎是三年来，每每端午都会发生的事。端午时节，因为往事，我的思念俞浓。

每年端午，奶奶总是要早早地备好材料，把香料包裹在布包里面，然后做成香囊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佩戴，形状多种多样，香味持久弥香。奶奶自然是心灵手巧，从小时候我们的衣服棉袄，到她最后的衣衫、被褥几乎都由她自己缝制。她还会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线揉成一根五颜六色的绳子，端午当天绑在我们这些孩子的颈部和手脚上，说是可以驱邪消灾。幼时的我自是调皮，哪里相信奶奶的这番说辞，总觉得这

子便成了形。上锅煮煮些许时间，清香可口的蜜粽便出了锅。

后来，由于姥姥上了年纪，加上粽子随时可以买到，家里便不再包粽子了。只是，每年端午节打电话时，我依旧会习惯地问上一句：姥儿，今年家里包粽子

了吗？

街边售卖的香囊替代了奶奶自制的香包，超市里售卖的粽子替代了姥姥包裹的蜜粽。奶奶离开我们已近两月，端午的风俗伴着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只能静静停留在我过往的记忆中……

清波引·端午怀古

■秋水伊人

菰丛烟渚。送波浪、浅沙立鹭。旷怀今古。风月共谁舞。骨乱侵尘土，化作千秋騷赋。水流影断香车，常撩起、

黯愁绪。
浮生际遇。几蓑笠、喷薄血雨。醉吟欢趣。汗颜愧虚誉。空墙日华晚，难写黄昏新句。香草楚客留情，梦魂玄悟。